

歷史與空間

■ 雁 翔

魯迅先生的電影情結

讀8月8日本版唐寶民先生《魯迅與布店職員》一文，迅翁的親民意識和人性之光感人肺腑。足見先生不啻是一位文化大家，也擁有非常接地氣的平民情懷。「接地氣」包括許多方面——君可知：這位惜時如命、勤於筆耕的大文豪，還是一位電影迷呢！

第20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乃是今夏滬上一大盛事和亮點。上海是中國電影業發祥地，它擁有中國最火爆的電影市場和海量熱心觀眾，它也見證中國電影的興衰和繁榮。從2003年99部國產片飆升至2016年的800部，足見中國電影已然走進黃金時代。

瀏覽《魯迅日記》，可知迅翁是一位鐵桿影迷！1927年至1936年在上海的十年，迅翁共觀看142場電影，平均每年觀賞14場。其中1933年4月搬到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陰路）大陸新村後的最後三年裡，更達到92場，平均每年31場，幾乎每周一場。魯迅把看電影當成一件大事，常常是舉家出動、呼親喚友，還不惜「打的」前往。可見電影已成為先生晚年餘暇消遣的最愛，他真真切切過了一把電影癮。

當時上海開中國文明之先河，文化產業興旺，全市有電影院40多家，大光明、大上海、大世界、國泰、ISIS（上海大戲院）、卡爾登等影院具備當時世界一流設施，魯迅就是這些高等影院的常客。或問：魯迅先生忙於寫作，常常「文債」壓身，怎麼有雅興頻頻光顧電影院呢？其實早在留日期間，青年魯迅就愛上電影，還因看了一部羞辱國人的新聞紀錄片而決定「棄醫從文」。回國後他應邀赴京任職並執教，彼時電影幾乎全為進口片，內容多是香艷色情或打鬥格殺之類，魯迅當然對此不感興趣，倒是對一些描述自然風情的影片很感興趣。1924年4月19日他在北京看了歸國後第一場電影，當天日記載：「晴，晨往女師校講，午後往開明戲園觀非洲探險影片。」

現已無法考證該片是紀錄片還是故事片，是美國還是歐洲產，只知道此時魯迅正在北京女師大講《中國小說史》。查北京《晨報》1924年4月20日所載「開明影院」廣告稱：「非洲百獸大會，演期三日，空前未有，猛獸生活，非洲實景，以血肉槍炮攝影機器之代價換來，費資150萬元，耗時兩年有半……」想來應該類似於今天的《動物世界》。同年11月30日迅翁日記稱「往真光觀電影。」當時北京真光影院每逢假日為師生開早場，票價優惠。

1926年夏魯迅離京赴廈門大學執教，當年12

月10日日記稱「夜略觀電影」。「略觀」，估計是看一會兒就離開了，可能影片不如人意吧？1927年魯迅赴廣州中山大學，1月20日、22日、23日、24日和3月20日、21日、23日日記中均有「夜觀電影」記載；而且都由許廣平陪同的。影片內容很雜亂，魯迅是抱着批判的眼光去觀看的。1月24日看的是《詩人挖日記》，魯迅評曰「淺妄極矣！」據許廣平回憶，「因為內容荒唐沒看完就走了」，迅翁還由此寫了一篇《略論中國人的臉》收入《而已集》中，由國人的長相辛辣剖析了醜陋的「國民性」，不難看出先生對當時電影不能正確反映國人真實形象的厭惡之情。從這個角度講，迅翁也通過電影來了解社會、剖析社會。

1931年7月30日，魯迅在滬上為社會科學研究會做了《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講演，他說：「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在深受『才子加流氓』式的影響。裡面的英雄，作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頭滑腦的，和一些住慣了上海，曉得怎樣『拆梢』、『揩油』、『弔膀子』的滑頭少年一樣。看了之後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這段話，今天仍不乏現實意義，反觀今日某些影片，不也能「對號入座」麼？！

魯迅是最早關心電影宣傳的評論家之一，他在《電影的教訓》、《小童攜駕》、《我要騙人》等文中，一再批評當時國產影片的淺薄和片面，夏衍說他是「不僅愛之深也責之切」。1930年3月《萌芽月刊》還刊登魯迅的一篇長篇論文《現代電影與有產階級》，對「作為宣傳煽動手段的電影」進行評說，至今仍有積極意義。上海十年，是迅翁生命中最後的十年。那十年迅翁看了142場電影，最後三年更是數量驚人：1934年37場，1935年36場，1936年病危之際還看了19場！他曾致函歐陽山、草明說「我的娛樂只有看電影」。載於日記的影片有《夏伯陽》、《人猿泰山》、《亡命者》、《仲夏之夢》、《米老鼠》、《南極探險》等等。偕夫人許廣平與愛子海嬰一同看電影，成了迅翁一家每周例行的一大享受了。1936年10月19日去世前七天，他還與妻兒一道觀看了最後一部影片——蘇聯的《復仇艷遇》，這也是迅翁評價最高的一部！

除妻兒外，魯迅還經常邀請三弟周建人一家和好友柔石、內山完造夫婦及茅盾、鄭振鐸、黎烈文、黃源、蕭軍、蕭紅等一同觀影，經常是「打的」前往，電影票總要買二樓最佳位置



1930年代的上海大光明電影院。作者提供

的頭等票，那陣勢也夠氣派了。我想，看電影應該是迅翁在繁忙寫作之餘和白色恐怖之下唯一可以擺脫痛苦、消除困乏的娛樂時光了吧？

魯迅在上海看的影片多為好萊塢大片，他是以「拿來主義」的態度來欣賞的，這也成為他考察西方文明一個重要窗口。他對好萊塢的探險片、偵探片、娛樂片和商業片做了比較公允的評價，對卓別林的《城市之光》等影片更是熱情點讚。他最喜歡美國的紀錄片和實地拍攝的探險片，有37部之多，有的還不止看一遍。對那些反動腐朽的片子，他則不留情面予以抨擊。

蕭紅在《回憶魯迅先生》文中提到魯迅的「電影觀」，迅翁說：「電影沒有什麼好的，看看鳥獸之類倒可以增加些對動物的知識。」他還時常介紹一些朋友去看諸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獸這一類的影片。對當時上海攝製的國產影片，魯迅的總評價是「風情、浪漫、香艷、肉感、滑稽、戀愛、熱情、冒險、勇壯、武俠、神怪……」，他因此當頭棒喝：「現在的中國電影，還很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響……看了之後，令人覺得現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須是流氓。」可見，迅翁是純粹抱着消遣娛樂的心態去觀影的。

許廣平曾回憶道：「至於蘇聯片子，魯迅是每部都不肯錯過的，任何影院不管遠近，我們都要去的。」迅翁對蘇聯的革命電影更是情有獨鍾，他看過《夏伯陽》、《復仇艷遇》、《杜勃羅夫斯基》等片子。逝世前十天，病入膏肓的迅翁還觀看了由普希金小說改編的《復仇艷遇》，甚至把它視為「最大慰藉、最深喜愛、最足紀念的臨死前的快意」影片，並向友人推薦「不可不看」。80年後的今天，重溫魯迅與電影的交集，仍不乏教益。詩云——

一代文宗愛電影，
消遣之餘多評論。
中西差異鏡頭現，
化作妙章誦國人！

字裡行間

■ 黃仲鳴

語言大雜燴小說

拙著《香港三及第文體流變史》擬再版。這是十多年前的舊作了，書山中翻出一些舊文本來校閱，惜有些已不知散落何處了。

三及第分舊三及第，即文言、白話文、廣府話的摻雜；承接下來的是新三及第，即白話文、廣府話、外來語的混集而成；另有所謂「離經叛道」者，即是完全罔顧漢語的文字結構，自造新字、新詞、新義，形成一股風暴，勁吹於一些漫畫書刊；還有所謂「大雜燴」，即是將一把文字如標準漢字、文言文、粵語字、英文字、日文字，完全放進去，煉成另一種文體，備受一些衛文之士的口誅筆伐。

在「大雜燴」作家中，當年我選了甘國亮的《人間蒸發》來作為文本研究。甘國亮是知名電視人，被譽為「電視奇才」。《人間蒸發》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小說，熔寫實、幻想與寓言於一爐。故事情節尚屬其次，它所用的語言，別具一格。當中，它不僅有粵語、白話文、英文，還有日文、外省方言，甘國亮不理三七二十一，把這些文字全倒進鑊中，炒成一碟。叫它作「混血語言」吧，不貼切，因為「血」已非兩種三種；想來想去，還是「大



這是一部別開生面的小說，熔寫實、幻想與寓言於一爐。 作者提供

雜燴」較佳。

書中的語言，列舉如下：新三及第：「對於山本純一臉正經，蔡燦料他也不至老套到編個生日的理由追蹤而來。於是立即頓起吹鬚碌眼的怪模樣：『哦！哼！Not for me?』」

廣東英文：「So what? It doesn't matter! We're only only friends! You good to me! I good to you! So far so good! I don't want to know your background! Right! 嬋一連串大聲疾呼的廣東英文，因為投遞得宜，也沒有把純的耳朵聽聰。」

甘國亮「玩語言」，還玩到北京話：「……麻理連忙改用廣東話把兒女指點：『叫舅父喇。舅父識聽北京話喎……叫舅父喇！』蔡廷連忙聽話地叫過，嬋則發揮其流利的廣東國語，『姣嗎蕉夫？鵝吻衣位嚟唔賴執車呀！』這位舅舅也登時聽得像姐弟二人的頭惛惛，一時之間還可能以為是中國另一省的方言。」

嬋的「廣東國語」，應是：「好嗎舅父？我們以為你不來接車呀！」

甘國亮書中的對白，十分真實，什麼人說什麼話，什麼場景說什麼話。因此，在翻閱《人間蒸發》時，對這種語言的「越界」，香港人當可接受，但對一些外來人說，看這書，真不知所說何事。

《人間蒸發》所描述的，是一位原居於日本長野縣的不羈少女，在橫濱搭上一位香港海員，飄洋來到香港，生兒育女，落地生根；這是她第一次「蒸發」；若干年後，丈夫死去，她對生活了二十年的香港，感到無可留戀，於是帶着一兒一女，再來一次「人間蒸發」，返回故土尋根。這位熟識多種語言的「國際貴婦」，甘國亮為求「現實」、「逼真」，書中自然廣為引用多種語言。甘國亮如此寫法，應是無可厚非。但在嚴肅文學者看來，當視如「垃圾」。

粵語講呢啲

■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絲路詩絮

■ 拉·阿利莫夫
(塔吉克斯坦)
黃玫譯

冒犯詞(1): 亞差、鬼佬、黑鬼、支那



印度人：叫我「亞差」，是否說我們的中文不夠好白呢？
白種人：叫我「鬼佬」，我的模樣很嚇人麼？
美國黑人：叫我「黑鬼」，那你們中國人便要叫「黃鬼」囉！
學生：不想冒犯人，那「印度支那」便要譯作「印度中國」囉！
老師：鬧事嗎？
插圖中所提及的「亞差」、「鬼佬」、「黑鬼」和「支那」均為「冒犯詞」(offensive words)。



【分別刊登於工商晚報(4/4/1954)和華僑日報(25/8/1958)】

香港早年已有叫印度人做「亞差」的情況；從圖中剪報，可見一斑。「差」字有二音，一是「差事」的「差」、「衙差」的「差」，一是「差不多」的「差」、「差勁」的「差」，以上別稱中「差」的讀音與後者相同——讀「叉」。據相關資料，「亞差」原指十九世紀中葉港英政府從印度招募來港當「警察」的印度人。可能古時官府的「衙差」也叫「差人」，所以香港的「警察」也叫「差人」。為了與本地「差人」區分，香港人便以「亞差」作為印籍警察的別稱了。根據上面的意思，「亞差」應讀「亞猜」，可這讀法經長時期的輾轉相傳，原來的讀法已不復聽，人人都說「亞叉亞叉」，還把「差」字在意思上暗地裡定格為「差勁」的「差」，原本沒貶義的「亞差」叫法竟變成了「冒犯詞」。然而，大家不會想到，始作俑者原來是語言中「一字多音」的現象。後來此稱號泛指印巴籍人士。

由於印地(Hindi)字「achha」、「achcha」、「acharya」（全無印度人的意思）中的部分或整體讀音與「亞叉」相近，有人便認定這是「亞

叉」這個叫法的來源所在，可這是巧合而已！

「亞差」又叫「摩羅差」、「摩囉差」或「摩囉差」。「摩羅」一詞來源已不可考，有說指源自「Morramen」或「Mouro」的譯音。香港中上環有條「摩羅街」，以銷售古玩馳名中外，百多年前該區聚居了不少印度人。

2008年，香港通過《種族歧視條例》。自此，叫印巴籍或南亞裔人士做「亞差」有可能面臨訴訟，不可掉以輕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應對以下童謠不會陌生：

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摘檳榔，檳榔香，摘紫薑，紫薑辣，買菩達（苦瓜/涼瓜），菩達苦，買豬肚，豬肚肥，買牛皮，牛皮涼，買菱角，菱角尖，買馬鞭，馬鞭長，起屋樑，屋樑高，買張刀，刀切菜，買羅蓋，羅蓋圓，買隻船，船沉底，浸死兩個紅毛番鬼仔'，一個浮'頭，一個沉底。

童謠中末段提到的「紅毛番鬼仔」指外國小孩。這個稱號包含了多個舊時對外國人的稱號——紅毛、紅毛番、紅毛鬼、鬼子、鬼子佬、鬼佬、老番、番鬼、番鬼佬，當中的「紅毛」原指荷蘭人，後泛指歐洲人；「番」指外族的或外國的；「鬼子」是從前對侵略我國的外國人的憎稱，或對外國人的鄙稱，如「洋鬼子」、「日本鬼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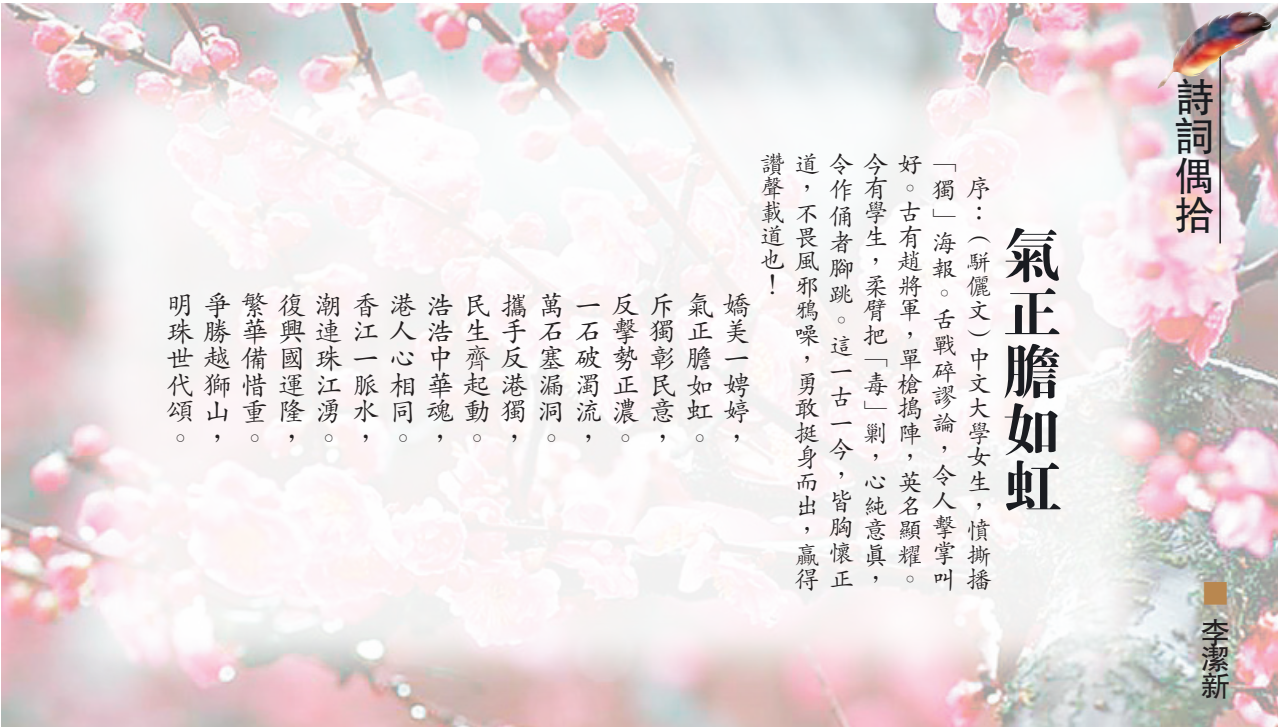
以下是《華僑日報》於1955年6月19日有關老西（外國人）扒龍船的一段報道：

過去鄉民對參加比賽之兩龍舟，稱之為「鬼佬隊」與「番鬼隊」，新界父老紳耆以此種稱呼，既不客氣，亦不文雅，故建議今年兩隊正名，一名為「西來隊」，一名為「歐西隊」。

從上可見，當年社會上已有聲音把這種稱呼界定為「冒犯詞」了。到了今天，絕大部分外國人並不介意人家叫他「鬼佬/番鬼佬」，有時他們也以此自稱。

話說回來，「gweilo」是「鬼佬」的標準英譯，在牛津字典也查得到。近年，國內多以「老外」這個相對友善的詞語作為對外國人的稱呼。

- 「浸」的口語讀音是「朕(zam3-6)」。「浸死兩個紅毛番鬼仔」此句至尾有多個有趣的版本：
 - 浸死兩個番鬼仔；一個浮面，一個沉底。
 - 浸親兩個番鬼仔，一個游東，一個游西。
 - 浸視兩個番鬼仔；一個摸婆姑（亦作「茨菰」），一個摸馬蹄。
 - 浸死三個番鬼仔；一個浮頭，一個沉底，一個匿（讀「李5-1」）埋你亞媽個床下底。
 - 「浮」的口語讀音是「蒲」。
- 【專欄簡體版】<https://leoleung2016.wordpress.com/>



詩詞偶拾

氣正膽如虹

序：（斯儂文）中文大學女生，憤撕播「獨」海報。舌戰群儒論，令人擊掌叫好。古有趙將軍，單槍搗陣，英名顯赫。今有學生，柔臂把「毒」刺，心純意真，令作俑者腳跳。這一古一今，皆胸懷正道，不畏風邪鴉嘴，勇敢挺身而出，贏得讚聲載道也！

李潔新